

全国首家地市级农民作家协会在永州成立

女农民的文学梦：在田野里一边劳作一边写诗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周雅婷

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这是很多人印象中居身山间田野的农民生活。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网曾估算，2023年，我国有2.5亿拥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在农村生活，她们承担着主要的农业生产和家庭照料工作。与她们相关联的词语往往是“孩子”和“家庭”，很少有“自己”和“梦想”。

然而，在永州市双牌县，女农民潘海艳却有“诗和远方”——4月15日，永州市作家协会农民作家分会正式成立，这是中国首家地市级农民作家协会。永州市作协主席吴茂盛介绍，永州农民作协的成立，旨在凝聚全国更多农民作家、诗人和文学爱好者，不断繁荣发展广大农村文化事业。

“我希望，能有更多的女农民爱上写作，今后，我也会为女农人们的文学梦想助一份力、添一把火。”作为田野里的文学爱好者，潘海艳当选副会长，她将与其他116名农民作家一起执笔追梦，将泥土芬芳酝酿在诗歌和文学中。



在田野里写诗

和许多农民作家一样，文学曾是潘海艳向往的“远方”。因为家庭原因，她早早辍学，初中毕业就外出务工。沉重的生活压力下，潘海艳只能用两本杂志来排解自己——《读者》和《中国国家地理》。“我很喜欢里面的文字，能看到各个地方不同的风光。”

而她真正与文学结缘，缘于一次农忙时的灵感涌现。

2016年，潘海艳回了老家农村生活，在微信上卖自采的野蜂蜜、自制的腊肉腊鱼、自养的土鸡土鸭谋生。一次，她在自家门前晒谷子，口袋里的手机振个不停。“之前在深圳打工时，因为志愿活动，认识了不少文字工作者，还加了个文学群，群里有位老师提议大家以乡愁和荷花为题写作。”

一边，是群友们对乡村生活的追忆；一边，是自己眼前所见，隔壁的邻居拿着竹刷，想要赶走落在谷堆边的麻雀。潘海艳的灵感一下就来了，于是，她坐在谷堆边，一气呵成，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《我的乡愁》。

没想到，这一下就让潘海艳“火”了，不少诗社、杂志转发



了她的这首诗，这也给了潘海艳更多的创作自信。“我没有专门学过，也不像其他诗人那样有丰厚的文学素养，我所写的，都是真实的农村生活。”

后来，潘海艳收到了一个永州诗会的邀请，要求数十余位诗歌爱好者以“父亲”为主题进行写作，并当场诵读。“我回想起儿时父亲，肩上背着担子劳作的背影，一切都历历在目。”

“你肩上还挑着那副担子，一头是岁月，沧桑装在另一头……”诗会上，潘海艳的声音羞涩紧张。“我从没有出席过类似的场合，手都在抖，但没想到读完之后大家掌声很热烈，甚至结束后，永州市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还邀请我去参加线下朗诵节目。”

从文学里汲取向上的力量

“在我最烦闷、对生活最无望的时候，写作是我情绪的出口。”2019年，潘海艳同时迎来了家庭和身体的巨变使她患上了重度抑郁症、焦虑症、创伤后应激障碍，还因为治病欠债。

“那时，因为生病，我连一句话都无法流畅地说出来。”情绪无法用语言表达，那就用笔来呈现。听着清明时节山里的鸟叫，潘海艳一口气写了20多篇山村老家的“往事”散文，有奶奶唱的宁静、充满回忆的歌谣，也有命运悲惨、接地气的晚姣

伯娘。“每次一写到我熟悉的人物故事和情感，我就会忘记一切不愉快的事。”后来，得知潘海艳的状况，永州市作协及双牌县政协的许多领导、作家朋友都来到她的家乡，看望、鼓励、支持这位农民女作家。“我也很感动，有这么多人给我温暖，我就更不能颓废，一定要把生活过得多姿多彩，把我的精神力量传递给大家。”

于是，在她的笔下，生活不再是苦难和创伤，而是劳动的幸福；农闲时她去了昆明住在出租

房里，四处打工漂泊，但她写：“虽然是租的，但也是我安身的地方，更是我疗伤的地方……”田里劳作辛苦，但她写：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不种……长草！”

为了方便地记录写作灵感，潘海艳随身带着笔和本子。灵感来时，不管是正在荷锄还是挑担，她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儿掏出本子记录下来。渐渐地，村里人也知道了潘海艳喜欢写作。“有时他们也会把我写过的作品找来看，那些熟悉的地名、劳作把式，也让他们有所触动。”

和丈夫一起写作

越来越多读出了感情的村民和朋友们，开始帮助潘海艳走出生活的泥沼。2020年，在亲友们的支持下，潘海艳和前夫离了婚，病愈后，村里堂哥让她帮忙打理一家农业机械装备公司。

更好的是，因为诗歌和文学，她又邂逅了真正的爱情。

2021年，经朋友介绍，潘海艳认识了现在的丈夫。“我们最开始是以诗会友，他也是文学爱好者。”尽管刚经历了人生中的重大变故，但潘海艳依然

被丈夫的一番话感动了。“他说，‘你生病我挣钱给你治，你欠账我挣钱给你还，以后我来照顾你’。”

潘海艳的丈夫是山东威海人，因此，她常常带着自己的丈夫去山里、林间采风，让他看看自己从小生长的故乡，一起写诗。“有本地诗会活动的话，我也会带着他一起。”

一次，潘海艳突发奇想：“既然我们俩都爱写诗，那不如我们一起来创作一个系列？”丈夫

欣然应允。就这样，《开门看见潇水河》组诗诞生了。诗歌里，他们写潇水河边的渔船、星火、犬吠，也写提着竹篮去打水的奶奶。

“我们两个一起写，他已经写了380多篇了，我也写了160多篇。”这些诗歌，部分发表在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《中国家庭报》《妇女》等国内知名报刊上。“也许之后，我们还会出一本诗册，专门记录我们在潇水河边的生活。”

长沙奶奶帮残疾儿子寻找儿时玩伴：只想让他不那么孤单

今日女报 / 凤网通讯员 满延坤

今年是71岁的母亲陈利元和45岁的儿子龙天锦住进老年公寓的第10年，母亲唤儿子“阿龙”。阿龙小时候腿部残疾，读了三个小学一年级后就没读书。20岁时，阿龙坐上了轮椅，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。

近日，母子俩萌生了寻找阿龙小学同学的想法。

母子俩在老年公寓住了10年

龙天锦今年45岁，母亲和老年公寓里的其他人一般都会叫他“阿龙”。母子俩已经在这里住了10年了。他们的卧室被陈利元打扫得十分干净，靠墙摆放着两张床，两人一人睡一张，另一侧的墙边还有两根小拐杖。据陈利元回忆，阿龙在1985年左右开始读小学。“阿龙小学是在开福区北正街小学读的，因为智力偏低，读了三年的一年级后就没有再读了。”陈利元



说，虽然儿子没有继续读书了，但他一直很喜欢劳动。

陈利元回忆，儿子小时候就有些跛脚，20岁时坐上轮椅，之前在五金厂工作，自从住进老年公寓就没工作了。从小，阿龙的父亲要上班，母亲就负责照顾儿子。在阿龙坐上轮椅后，陈利元需要照顾的地方就更多了。8年前，阿龙的父亲因喉癌去世，落在陈利元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除了要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，她还要背着生病的儿子去医院，出门时因为上公交车太麻烦，母子俩会尽量选择打车。

妈妈想让儿子内心不孤独

“阿龙记得他读书时有一些玩得比较好

的玩伴。”陈利元写出了几个名字：江庆、倪涛、马跃、刘小军、莫燕、彭文涛。

在这些人中，阿龙对江庆的印象最深。“江庆会玩乐器，会拉二胡，也会吹小号。”陈利元说，阿龙也想跟着对方学乐器，但因为太爱玩了，也不太努力，所以后来就不了了之了。阿龙还记得，他的老师姓姚，非常和蔼可亲。一次谈话中，陈利元得知儿子想找之前的玩伴，她也支持儿子的想法，在她看来，老年公寓的生活虽然平静，但也不免孤独。她知道儿子内心孤独。“我们不会去麻烦他们，儿子只想跟他们聊聊天，回忆一下童年的学习和生活就可以了。”陈利元说，儿子现在有政府照顾、帮助，她不用担心儿子的未来，只想让他不那么孤单。